孙犁在《天津日报》的情况,舒群是了解的,他知道 孙犁一直在主持、关心着"文艺周刊"这块文学版面。 "文革"结束后,1979年1月,"文艺周刊"重新复刊,立 即着手集结新老作家队伍,而自上世纪80年代初,舒 群也逐渐恢复了写作,见到老友的评介文章,他自然高 兴,所以当我们凭借孙犁的关照向他约稿时,舒群很认 真地接受了这种联谊,稿件的事总是很爽快地应允。

第一次去北京拜访舒群,我是和李牧歌一起去的。 李牧歌时任"文艺周刊"主编。北京的春天,遍地芳馨。 初次见面,我们之间竟没有任何陌生感,倒像相识已久 的老朋友。舒群先是问候了孙犁的近况,然后说起自己 的创作,热情之中带着真诚。我们如愿拿到舒群的小说 稿后,第一时间就去告知孙犁。在家中,孙犁翻动着我 们带去的舒群作品的稿纸,赞赏地说:看看这稿子的字 迹,写得多么工整啊。我们也都感到惊奇,这篇小说稿 是抄写在方格纸上,一笔一画,就如同小学生写作文, 干净整洁,很是少见。

1983年9月15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 舒群的小说《无神者的祈祷》,也即被孙犁称赞抄写工 整的那篇小说。这篇小说对社会上及文艺界的一些恶 俗进行了鞭挞,有些尖锐。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还引 发了一些议论。有一天李牧歌对我说:市委宣传部叫我 们去一趟,说是关于舒群小说的事。那天下午,我们来 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见到了当时的文艺处处长,他先 让我们介绍一下约稿情况,又听了对小说的看法,然后 才讲了请我们来沟通的原因。谈话时间不长,彼此都很 客观地陈述了对作品的意见,此事到此为止,过后并未 形成什么文字材料。李牧歌主要讲到这篇小说的立意、 主旨、内涵,她认为都是不错的,小说的犀利恰恰说明 作品的深度。

这年深秋,我们想为"文艺周刊"约一篇纪念毛泽 东的稿子,又一次来到舒群家。我们说明来意后,舒群 凝神想了想,然后对我们说:这样吧,我带你们去找黄 树则,他是毛泽东曾经的保健医生。说完,他便起身去 打电话。不一会儿,他过来告诉我们已经联系好了,说 黄树则在家等着呢。黄树则家住景山公园附近,那天晚 上,我们约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有舒群的介绍, 黄树则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很快,稿子就写来了。 1983年12月29日,"文艺周刊"发表了《毛主席告别杨 家沟》,黄树则的文笔很好,回忆了当年亲历的往事,属 于独家专稿。

1984年9月26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又发表 了舒群的另一篇小说《在天安门前》,主旨是为新中国 成立35周年而写,笔力依然老道、醇厚。这两篇小说都 使我印象深刻,拼版时为美化版面,我还专门约请百花 文艺出版社美编室的王书朋(后任天津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画了两幅单线条的插图,使得这两期版面尤 显大气、漂亮。

李牧歌离休之后,又到《文艺》双月刊编辑了一段 时间的刊物,依然保持着与舒群的联系,而我在"文艺 周刊"则继续维系着前缘,只是再去约稿时,就是我自 己独来独往了。有一次,我中午前赶到舒群家,说完稿 子的事准备告辞,舒群非要留我吃饭,热情得让我无法 拒绝,只好客随主便。他让保姆做了一碗鸡蛋面汤,盘 子里放一个烧饼,虽然只是一顿极简单的午餐,却让人 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文艺部其他编辑都对舒群留有良 好印象,说好的稿子言而有信,从不推诿,并受到过暖 如家人般的对待,不管哪位编辑赶在了饭口,都要留下 来吃完饭再走。

舒群在晚年时,依然葆有创作激情,与《天津日报· 文艺周刊》的交往,他是高兴的、愉悦的,这从他接待我 们的态度上,就能够感觉得出来。找舒群约稿,到他家 里去,从来没有拘束感,他送给我的一本小说代表作 《没有祖国的孩子》,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柜中。他那时也 在编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很劳神。在写作上,他 总有许多话题要说。那是一段珍贵的时光,留下了很多 难忘的记忆,直到他于1989年病逝。每次见面,都能感 觉到他的身体不是很好,看得出体质虚弱,他的较早离 世令我深感痛惜。

每次约稿从舒群家出来,他总是要亲自送到马路 边,天冷时,就披上一件外套,因不能久站,就蹲在道边 上,望着我们离去。我常要回头摆手,看到的竟是一位 老农民,蹲守在田边,望着眼前待收的庄稼。

## 怀念魏巍

魏巍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老作家,这当然始自学 生时代读过他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后我当了 编辑,阅读晋察冀文学作品时,得悉"红杨树"就是大名 鼎鼎的魏巍,又让我多了一份仰慕;再后来,上世纪80 年代初,在孙犁先生家中,我们时常会谈起一些老作 家,听到魏巍的名字便很亲切。我读到孙犁写的《红杨 树和曼晴的诗》,知道在战争年代,孙犁曾经将魏巍的 一本油印诗集抄录后出版,真是艰苦环境下结成的一 份战友情。所以,当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出版时,外界 曾传说是请孙犁阅过,先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选 章,就是经过孙犁的润色。这些都是当时听到的传言,未 经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孙犁与魏巍确是一对老战 友,战争年代结下的情谊使他们相互信任,彼此敬重。

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时常默念"魏巍同志"。终于 联系上魏巍,缘于我的一位诗友李钧。当年原是属于天 津驻军的李钧,勤于诗歌创作,被调往北京军区政治部 创作室,魏巍是他的直接上级、老领导,他们之间关系融 治,成为忘年交。李钧答应将我的问候和约稿,一并带给 魏巍同志,这让我很是感激,也是心怀已久的愿望。

这种牵线真是一种缘分,孙犁——《天津日 报》——魏巍。李钧很快就带消息给我,说魏巍同志很 是高兴,已经应允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写稿。能够 与魏巍同志建立联系,我是非常兴奋的,无论从哪个角 度讲,魏巍同志都是我们副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2

## 往事与旧情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 □宋曙光



1994年,魏巍夫妇拜访孙犁(中)合影

年夏季,我到北京约稿,专程赴北京军区拜访了魏巍同 志。在家中,魏巍和他的老伴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先 参观了花草茂盛的庭院,又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还照 了一张合影。魏巍那天穿着半袖的白色衬衣、绿色军 裤,显得儒雅又不失军人风度,背景就是他家温馨而花 香四溢的庭院。

那之后,魏巍同志寄给我一组回忆战争年代的诗 稿,很快就在副刊上发表了。不久,他又写来一篇散文 《我的老团长》,怀念他在战争年代结识的一位战功卓著 的老团长,并以老团长的去世发出了在当今社会我们该 怎样继承他们创造的事业的深刻提问。文章发表于1994 年3月17日"文艺周刊",后又收录于2002年8月出版 的《半个世纪的精彩——"文艺周刊"散文精选》一书。

也是在1994年春天,魏巍夫妇前来参加老作家梁 斌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暨80华诞研讨会。魏巍同志来 到天津,特别想去看望一下孙犁,作为战争年代的老战 友,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此时,孙犁已从多 伦道天津日报社宿舍搬进了鞍山西道的单元房。就在 去年,孙犁还曾做过一次手术,身体尚在恢复期。当他 听说魏巍夫妇来访,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下来。

我为两位老人联系好时间,引领魏巍夫妇乘车至 孙犁家的小区,来到家门口时,孙犁已经闻声在门前等 候。两位老战友彼此寒暄着,紧握双手进到室内,看得 出来他们相见时的喜悦。由于病后初愈,孙犁身体有些 虚弱,但对于魏巍夫妇的来访,老人确实很高兴,他给 我们沏了茶,问起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岁月让他们 老去,表达也变得简洁、含蓄而富有深意。孙犁对魏巍 的老伴儿刘秋华也很熟悉,他们还聊起了家乡的一些 往事。拜访的时间不长,因为魏巍夫妇当天还要赶回宾 馆并返回北京。临别时,我在客厅里摆好三把竹座椅, 让三位老人坐在一起,用自备的相机为孙犁和魏巍夫 妇拍了一张合影。后来得知,照片背景上的那副寿联, 是1988年孙犁75岁生日时,由作家王昌定撰文、辛一 夫用章草书所写:文章耐寂寞 点点疏星映碧海 白发 计耕耘 丝丝春雨润青山。

这张照片不仅是我个人保存下来的,孙犁在晚年 时的最后一幅完美形象,而且对于孙犁研究者来说,也 是晋察冀时期两位老作家友谊的见证,贵为独一无二 的图片资料。

1996年,我终于要出版第一部诗集《迟献的素馨 花》,设计封面时,我想请魏巍同志题写书名,不知道魏 巍同志能否答应。时间不长,李钧就给我寄来了魏巍的 题签,看着带有文人气质的潇洒的书名,我兴奋不已, 深怀感激。我的第一部诗集因为有了魏巍同志的墨笔, 而增添了亮色。

在多年的交往中,魏巍同志相继赠送给我多部新 著,除了《火凤凰》《地球上的红飘带》等,还有10卷本 的《魏巍文集》。1997年秋天,他特意让李钧捎给我一幅 装裱好了的书法条幅:"书囊应满三千卷 人品当居第一 流",并题上"曙光同志留念"。我默读这两句赠言,感觉这 已不是单纯的书法作品,而是魏巍同志为我题写的人生 赠言,意在勉励我多读书、勤创作,文品与人品相统一。 这份情谊,让我将前辈作家的殷殷期望,铭记心间。

这之后的好多年,我们没有通过音信,也无缘再见 到魏巍同志。有时是读到报刊上的消息,有时是看到一 两幅照片,蓦然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人也显得消瘦、 苍老,这让我颇为伤感,唯有送去心中的祝福。2008年 8月24日,魏巍同志去世,我们的交往就此中断,但曾 经有过的那些美好回忆,却没有逝去,让我无比珍视。 记得孙犁曾说过,在红杨树的作品里,漾溢着丰富的情 感。他的诗是有力量的,就是在战场上,也是有力量的。 这是战友的赠言,也是历史的留声。

就在两个月前,我们共同的朋友,相交几十年的诗 友、军旅诗人李钧,也突然因病去世。悲伤之余,我找出 他上世纪70年代初,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 《军号声声》,重新默读上面的诗行,眼前便又出现他年 轻时一身戎装的身影,在北京军区家属院,他那样热情 地带着我去拜访魏巍同志,并张罗着拍合影照,如果他 仍然像当年照片上那样微笑着该有多好……

## 想起刘绍棠

刘绍棠将小说寄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身份 还是学生,编辑部特别关注了这位小作者,并未因为他 还是个学生,就埋没他的作品,而恰恰看重他还是个在 校生的身份,特别扶植了刘绍棠,将他几千字的小说, 完整地刊发出来,而且是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这对于一 个尚在学习期间的学生少年,该是多么神奇的体验。 这样的渊源,让刘绍棠记住了《天津日报》,记住了它的 文学副刊,记住了主持副刊工作的孙犁先生。

1979年元月,《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复刊,经过"文 革"之后的副刊工作急需步入正轨,在重新恢复联系的 老作者名单中,便列有刘绍棠的名字。我初识刘绍棠应

该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但 是遗憾,那次去拜访却没有见到 他。我依然记得是在北京光明胡 同45号,这是刘绍棠较早居住 的一处庭院,至今记得的原因是 后来有了书信来往,便将地址记 在了心里。那天,刘绍棠不巧有 事外出,是他的夫人曾彩美接待 了我们,她主动带着我们在院子 里转了转,挨着房间看看格局, 感觉女主人贤惠持家,将刘绍棠 照顾得很好。

1980年秋天,孙犁"荷花淀 派"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召开, 我和"文艺周刊"早期的老编辑邹 明一同前往。在那次研讨会上,我 才算见到了刘绍棠。他体态壮实, 气韵充足,戴着一副眼镜。他和邹 明也很熟,每天晚饭后,我同邹明 的双人房间里,都像是一次高朋

满座的聚会,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还有鲍昌等人, 都要在房间里聊天到很晚,他们回首以往,感慨颇多。

1993年,在孙犁先生80岁生日前夕,我给刘绍棠 写了一封约稿信,想请他为孙犁寿辰写一篇文章。刘绍 棠爽快地应允,并很快寄来了稿件。他还特意附信给 我: 寄上为孙犁同志80寿辰而写的文章, 望准时在他 的生日那天发表。此文将收入我的新随笔集《红帽子随 笔》。因无底稿,刊出后多给报,以便剪贴交出版社,并 交我的文库存档。见到孙犁同志,代我问安。

这篇题为《喜寿》的文章,刊发在1993年5月27日 的"文艺周刊"。刘绍棠用热情的笔墨,写到他读孙犁 作品的经历、受到的影响。从读孙犁小说开始,他拜识 孙犁已经44年,见面却只有4次,直接交谈不过40分 钟,而且只留有文字之交,未存任何影像可作史证。但 这并不重要,值此孙犁80寿辰时,刘绍棠除了写文章 贺寿,还敬赠恩师一册《古寿千幅》书法集,送上最深情

同信,刘绍棠还寄给我若干张名片,上面除标有北 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 协的身份外,还有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通县文联名誉 主席、大兴县委政府顾问等,这些任职占去了他多少时 间、精力,他还要坚持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 地问世,他的身体终究是会承受不住的。

这篇文章,孙犁显然是读到了,在同年9月19日致 刘绍棠的信中,孙犁表达了自己的谢意:"我生日期间, 您赠送的《古寿千幅》一册,著作四种,均拜收领,十分 感谢。您发表的文字,也都拜读。文章写得很好。"写这封 复信时,为何是近4个月之后呢?因为那段时间,孙犁突 然发病住院,手术后稍能动笔写字时,便回信给刘绍棠, 并叮嘱他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刘绍棠的身体还真是出了状况。有一位外地作者 在来稿中夹带有一张刘绍棠的近照,我看了心里一阵 难受,原来那样一副健壮的体魄,如今怎么消瘦得如此 厉害,看上去真是不容乐观。后来知道是患了肝腹水, 折磨了他好多年。以往那种几乎整日伏案写作,以应付 各地报刊约稿的劳累,既损害了身体,今后也是不再可 能了。偶尔,我会翻到他的书信、稿件,都是手写的钢笔 字,而且是一遍稿,那深深的笔画,遒劲有力,独此一 家,倍感岁月之无情。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病去世。同辈作家从 维熙应我之约,于刘绍棠离世一周年之后,写了万字的 长篇悼文《蒲柳雨凄凄——文祭绍棠西行一周年》,占 了"文艺周刊"整整一块版面。缘于昔日同门师兄的友 谊,从维熙的文章以情感人,读罢泪落。文章发表后,我 遵照从维熙之嘱,给曾彩美寄去3份样报。此时,刘绍棠 家早已搬到前门西大街了。也是在1997年年初,"文艺 周刊"举办全国小小说征文,特约请刘绍棠题词,他应 约题写了:"小小说,有大作为。"为此事,我已经来到过 这个新址了。

刘绍棠寄赠给我一本《我的创作生涯》,其中有多 篇文章提到孙犁对他写作的影响。在《我和报刊》一篇 中,他写道:"1951年9月,我15岁,在'文艺周刊'上发 表了小说《完秋》……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 活的强烈美感和感受能力,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提高 了我的审美观点,使我汲取到丰富的营养,找到适宜于 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从1951年9月到1957年 春,我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十万字以上的作品。50年 代我出版的4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中篇小说,相当一部 分都曾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厚情感?他的两篇小说《摆渡 口》和《大青骡子》在"文艺周刊"上发表后,引起了读者 关注,曾被《人民文学》杂志转载。这些动情的往事,包 容着多少情分与爱护,时光无情却有情。孙犁在《刘绍 棠小说选》序中,出于关心,还曾说过这样率直的话: "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 风格。"面对老师风雨过后的直言,刘绍棠应该是听进

1980年,在《从维熙小说选》的序言中,孙犁回忆 说:1957年,他在北京住院养病期间,刘绍棠、从维熙、 房树民曾带着鲜花前去探望,不知为何却未能如愿。如 果当时能够看到那一束花,他是会很高兴的,一生寂 寞,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他的一束花。

时隔42年之后的1999年春天,从维熙、房树民手 捧鲜花和新出版的著作,来到天津总医院探视,这次他 们终于走进病房,来到了恩师孙犁的身旁,送上了他们 心中的祝福。当我领着他们伏在孙犁病床前,高声说出 他们两位的名字时,孙犁的眼角溢出了泪滴,这个场景 是否让他想起了42年前的那件往事,只是已经缺少了 已病逝的刘绍棠……此次相见虽然短暂,但无私而又 无价的师生之谊,早已凝固在了文字之中,交由岁月去 重温与描摹,时光流经的往事之河,或许会淘洗掉一些 碎屑,留存下来的终将是抹不掉的真情与感念。

有句话,叫永远活在心中,这话确实有道理。直到现 在,我仍不相信,家斌已经走了,离我们而去了。在我的 意识中,他仍然是那么真实的笑呵呵的样子。但他的儿 子王震海,也是我在作协的同事,一个做编辑工作的青年 作家,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是真的,他父亲真的走了。现 实和意识是两回事。意识可以不承认,但现实,由不得你 不承认。

2022年4月8日 星期五

家斌老师,真的是已经永远地去了。

我第一次知道王家斌这个名字,是在1982年春天。 当时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天津一所规模小得不能再小 的中学教书。当时无聊,就找些报刊来看。一次,无意中 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部连载的长篇小说,叫《大海落 叶》。当时登载的位置我还清楚记得在副刊正下方靠左 的位置。这个小说一下吸引了我。我是在中间看到的, 看了还想看,就去资料室把前面几期的报纸都找来,从头 看。这个故事写的是在东南亚的华人如何组成社团为叶 落归根共同努力的故事。也就是从那一次,我记住了这 部小说作者的名字——王家斌。

我那时刚20多岁,又是数学专业出来的,虽已开始 学写作,但一想到著名作家,就觉得离得很远。尽管后来 听说王家斌就是天津的作家,也觉得遥不可及。但就在 那一年的冬天,天津市作协在市委党校办了一期业余作 者培训班,我有幸参加了。这期间,作协机关搬家,从新 华路搬到一个临时地方,我们这些学员就都来机关帮忙。中午,作协领导留

我们在机关门口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也就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家斌。

当时作协的秘书长是马丁,一位非常好的作协领导,对培养业余作者尤 其是年轻作者的责任心和热情,在今天看来都让人难以置信。现在回想,当 时家斌老师应该是他特意叫来的。马丁给我们介绍,这是王家斌老师,很有 成就的著名作家,马上就要休创作假了。王家斌立刻笑着摆手,说什么老 师,就是你们的老大哥。他说这话时就坐在我对面,神态很有特点,端着肩, 把头微微往前探。后来这些年,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每次跟我说话都 是这样的神态,显得认真,也很真诚。我当时一下激动起来,敢情面前这个 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家斌。我脱口说了刚看过他的《大海落叶》,他一听摆 手,憨厚地笑笑。他这憨厚的笑里含着一种智慧,是那种作家特有的智慧。 他说话有口音,我至今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口音,也没问过他。

吃着饭,马丁告诉我们,王家斌老师当过船员,是在海上经过风浪的,而 且跟着船去过日本的横滨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时,我看着他,想起他的 《大海落叶》中的一些情节,心想难怪他写出这样的作品,有见识,有胆识,也 经过世面。

马丁对我们说,你们谁有问题,可以问家斌老师。

这一下就热闹了。这次吃饭,本来是作协因为大家帮机关搬家辛苦,犒 劳一下,但由于家斌老师的到来,又有了文学味道,似乎是把培训班办到了 这个小饭馆。家斌老师很平易近人,也很有耐心,他说话声音厚实,而且不 轻易打断对方的话,总是耐心地先听完,然后再讲解。他讲解时声调反倒放 低了,语气也很平和。他问了每个人的创作情况,又笑呵呵地说起自己的一 些创作体会。说话时还是那样的神态,端着肩,微微朝前探着头,一边说一 边微笑。

后来经常有一些座谈或讲座之类的活动,又见过家斌老师几次。每次 见面都是笑呵呵的,端着肩,微微探着头,问我最近又写什么了。

当年我还坐班,而他早已是专业作家,偶尔到单位也是因为有事,都来 去匆匆。后来他的长篇小说《百年海狼》很火。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天津 电视台专门为他做了一期访谈节目。当时的很多报刊上都能见到关于《百 年海狼》的评论文章。

2008年,我去江西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活动。在赣南时,突然接到家 斌老师的电话,说起我的中篇小说《双驴记》。我当时很感动,因为从他说的 话里能感觉到,这个小说他看得很细。他从叙事语言、故事结构、人物设置 以及内在情绪的紧张感等方面——说来,一边说还不时地问一句,你现在说 话方便吗? 我告诉他,方便。后来,他又说起我写的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 谈。他认为,小说家也应该有理论方面的思考。他显然知道,我当时不是说 这些话的语言环境,但听得出,他是太兴奋了,一说起来就刹不住。最后他 说,找个机会吧,咱们见面细聊。

但这之后,我跟他再见面,就已是9年以后。

这中间,我们又通过一次电话,让我印象很深。我当时一看是他的电话 就意识到应该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但听他说了,好像倒也没什么不寻常。 他是个有着极深文学情怀的作家,这应该是他们那一代文学人共有的特点。 他在电话里对一些文学现象表示忧虑,而且说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当时有一 种感觉,这老兄还没老,他能想到这些,就说明他的思想还充满活力。

我当时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回答,还行。

后来跟他见面是在2017年,作协组织每年一次体检的时候。当时医院 的楼道里很乱,我正坐在一个诊室门口,他喊了我一声,立刻朝我走过来,不 过这次没有笑。他也许是觉得我们见一次不容易,一屁股坐到我身边,又说 起让他忧虑的问题。这时,我看着他满头白发,心里有些感动。家斌的头发 一向很粗硬,但在我的印象里,很早就花白了。而此时,他的头发真的是如 雪一样的白了。我在心里想,这老兄真的是老了。但他仍在跟我说着与文 学有关的问题。后来,他在我肩膀上使劲捏了一下说,接着写啊,好好写你 的小说。说完又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就起身走了。

我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成了我们的永别。那以后,我一直忙写作,或到 各地去,跟他再也没见过面,也没通过电话。我只是偶尔让他的儿子震海替 我带去对他的问候。直到他去世,我才听说,他后来竟然患了脑梗,而且很 严重,最后也是因为这病去了。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一种朋友间的交往,平时似乎很少联系,但每次无 论见面还是电话,都好像昨天刚刚联系过。也许,这种交往的朋友,就是知 心朋友吧。

家斌,就是我这样的朋友。

现在,已经春暖花开。家斌老师,家斌老兄,但愿你那里,也有春暖花开 的季节。



